

特洛伊 TROY

[英] 大卫·盖梅尔◎著 朱孟勋◎译

银弓之王

Lord of the
Silver Bow

希腊青铜时代，纷争与叛乱迭起，
流血与恐怖纷至，黑暗的时代即将来临……

时代文艺出版社

特洛伊¹

银弓之王

[英] 大卫·盖梅尔 著
朱孟勋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洛伊. 银弓之王 / (英) 盖梅尔 著; 朱孟勋 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6

书名原文: Troy

ISBN 978-7-5387-4558-0

I. ①特… II. ①盖…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4523号

出品人 石涛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张雁 付娜

责任编辑 付娜

助理编辑 刘婷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李玉龙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Copyright © 2005 by David Gemmell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 S. 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4-4378号

特洛伊: 银弓之王

[英] 大卫·盖梅尔 著 朱孟勋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 880mm × 1230mm 1 / 32 字数 / 366千字 印张 / 14.75

版次 / 2014年9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幕	001
第一部 大绿海	007
第一章 翼之穴	009
第二章 神殿的天神	015
第三章 黄金船	026
第四章 米利都狂人	039
第五章 漂流海上的人	051
第六章 波塞冬游水	061
第七章 迷失的英雄	074
第八章 蓝泉湾	089
第九章 安德洛玛刻的预言	107
第十章 胖国王的盛宴	122
第十一章 月光剑影	134
第十二章 风雨欲来	141
第十三章 火烧船	154
第十四章 离别歌	166
第二部 黄金城	175
第十五章 梦想之城	177
第十六章 犄角与象牙之门	192

第十七章 黄金王	207
第十八章 蛇馆	220
第十九章 飞越奥林匹斯山	238
第二十章 赫耳墨斯神殿	253
第三部 冬之风暴	263
第二十一章 守门者	265
第二十二章 弗里吉亚弓	275
第二十三章 受伤的狮子	289
第二十四章 战争的警讯	303
第二十五章 沉默的头	321
第二十六章 阿佛洛狄忒崖	334
第二十七章 陨落的王子	349
第二十八章 古神的典故	361
第二十九章 英雄溅血	372
第四部 英雄之盾	387
第三十章 血溅城墙	389
第三十一章 展开围攻	398
第三十二章 暗夜之矛	414
第三十三章 伊洛斯之盾	428
第三十四章 失落的花园	437
第三十五章 天鹅之约	447
第三十六章 国王的智慧	455
尾 声	463

序 幕

睡着必死无疑。

于是他抓紧浮木，任由汹涌的怒海将他卷高，再把他投入波涛之间暴雨般漆黑的浪谷。闪电擦亮天际，随之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另一波巨浪猛烈袭来，浮木剧烈旋转，害他差点脱手。他的手一使劲，锐利的木刺便戳进原已鲜血淋漓的双手。咸咸的水沫令他肿胀的双眼刺痛不已。

今晚稍早时候，在狂风将桨帆战船扫向暗礁，令船身触礁粉碎之后，有四个人抓住这块甲板碎木。狂风暴雨逐一耗尽他们的力气，夺走他们手中的木头，连他们临死前绝望的呐喊也被呼啸的风声所吞没。

此刻唯一的幸存者叫革舜——幸亏他在塞浦路斯的黄铜矿场干了好几个月的粗活，挥舞鹤嘴锄和榔头，扛运一包包铜矿，练就出强壮的臂力与肩部。然而即使他的体力异于常人，也逐渐消磨殆尽。

海浪再度将他推高，那块甲板浮木突然往上飞。革舜顶着猛然袭来的浪头，仍紧抓不放。

海水不再是冷的了，对他而言仿佛温暖的浴水，他感觉到大海正呼唤着他：歇息吧！随我来！安睡吧！睡在无垠的“大绿海”中。

睡着必死无疑，他又对自己说了一次，用血迹斑斑的双手捏紧粗糙

的浮木。尖锐的刺痛穿透麻木的疲惫。

有具趴着的尸体从旁边漂过。一波海浪缠住了它，翻滚拍打。革舜认出那个死者，前天晚上他参加了掷骨赛，赢了三只铜环，当时桨帆战船还停泊在悬崖峭壁下的海岸边。那时候这水手乐不可支，三个铜环尽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财富，但拿去买件上等的披风，或召妓享受一夜春宵却是绰绰有余。现在他可丝毫乐不起来了，呆滞的眼睛直瞪着大雨，嘴巴僵硬地大张着。

又一波大浪扫过革舜。他低下头紧挨着他所依赖的浮木。海浪带走了那具死尸，革舜眼看着尸体沉入黑幽幽的水底。

闪电再度划破天际，但雷声并未随即接上。风势稍歇，海面平静了下来。革舜爬上浮木，勉强将一条腿抬到残破的木板上。他小心翼翼地翻身仰卧，在深夜的寒风中颤抖不已。

雨势又猛又急，冲刷掉他脸上、眼中和胡须上的盐分。他注视天空，一束月光穿透浓密的乌云，在云隙间展露些许微光。他左右张望，不见丝毫陆地的踪迹。死里逃生的机会十分渺茫，所有商船的活动范围都离不开海岸线，没几艘船会冒险进入较远的海域。

暴风雨来袭的速度快得令人措手不及，瞬间，强劲的风就从悬崖峭壁俯冲而下。桨帆战船原本正划向一个港湾避风过夜。在右舷划桨的革舜起初并不担心，他对大海一无所知，以为这可能是正常的现象。但后来看到划桨手个个面色凝重，便回头张望。阵风的力道快速增强，刮得船身左右摇晃，将它进一步推离岸边。革舜觉得海湾入口处的岬角似乎就近在咫尺。划桨手的节奏开始凌乱。在他那一侧有两支桨互撞，其中一支断裂，把整排的次序都打乱了。由于划桨的动作不再一致，船便被左舷的划桨手转了向，使船头转到迎风面。

一波巨浪袭上船侧，打在革舜和右舷的划桨手身上。装载沉重的船开

始重心不稳。接着船滑入浪间的谷底，第二波巨浪跟着扫了过来。革舜听见一声崩裂的巨响，船身木板不堪海水的重压而破碎了。海水灌了进来，再加上大批的黄铜货物令桨帆战船不胜负荷，顷刻间船便沉入水里。

革舜抓紧毁坏的甲板之际，不由得想到，害这艘船灭顶的黄铜有部分八成是他自己开采的。

祖父严厉的面孔浮现于他的脑海。他曾说过：“你的麻烦是自己惹出来的，孩子。”

这句话拿来验证今晚的遭遇再贴切不过。

革舜回头又想，若非在矿场经历过艰苦的劳力锻炼，此刻他恐怕已没有力气承受暴风雨的煎熬。

毫无疑问，祖父必定十分乐意见到刚开始那段日子，他在矿场里工作，柔嫩的双手磨出血了，变得粗糙，一个月只赚取他在家时一眨眼就挥霍掉的薪水。夜里睡在肮脏的坑洞中，盖的是纤维都已经磨破的单薄毯子，而且任由蚂蚁爬上他疲惫的肉体。没有女佣服侍他，没有奴隶帮他准备衣着。如今他所到之处，不见鞠躬哈腰者，没有人巴结奉承他。在他祖父拥有的宫殿和田地里的所有女人都赞美他卓绝超群、雄赳赳气昂昂，有他陪伴是人间一大乐事。革舜叹了口气，在塞浦路斯，矿工能找到的只有同一个女人——而且还得有黄铜环送她才行。

闪电照亮了南方天际。也许暴风雨就要过去了，他心想。

他又想起了祖父，羞愧感立即油然而生。他对祖父有欠公允，祖父绝不乐见革舜堕落，也不会觉得下令公开处决自己的孙子有何乐趣可言。革舜逃出城外，逃往海边，搭船到塞浦路斯。

若非几天前看见一群埃及人，他可能还会继续留在那儿。他认出其中两个人，他们是曾造访过祖父宫殿的一位商人手下的书记员。其中一名书记员直盯着他看。尽管当时革舜已满脸胡须，头发又长又乱，但他

不确定这样能不能掩饰自己。

收拾起他在矿场赚到的最后几只铜环，他走到港口，坐在海边望着港湾里的船发呆。

一个双腿朝外弯的老人走了过来，他的皮肤有如皮革般粗糙，脸上深刻的纹路纵横。“想找出海的活儿吗？”他问。

“可能。”

老人注意到革舜浓重的口音。“你是埃及人吧？”革舜点头。“埃及人是优秀的水手，以你的肩膀可以做个好桨手。”老人蹲了下来，捡起一颗石头，往海里打水漂，“有好几艘船欠缺人手。”

“那一艘怎样？”革舜问，指着一艘泊在海湾里、巨大修长的双层甲板桨帆战船。那艘船真是漂亮，以红橡木打造而成，他数了数右舷，共有四十支桨。在夕阳的余晖中，船体散发出金黄的光泽。革舜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船。

“除非你想找死。”老人说，“它太大了。”

“太大？大有什么不好？”革舜问他。

“伟大的海神波塞冬受不了大船，他会把大船折成两半。”

革舜闻言大笑，以为对方在开玩笑。

老人显得不太高兴。“显然你并不了解大海，年轻人。”他僵硬地说，“高傲的造船匠每一年都做出更大的船，每一年都有许多大船沉到海底。如果不是神的作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灾难？”

“我向你道歉，先生。”革舜说，他不想再引起老人的不悦，“可是那艘船看起来不像会沉下去的样子。”

“那是金人的新船。”老人说，“由一个没人肯雇用的狂人帮他打造的，那艘船不可能找齐人手，这附近只要有点脑筋的人都不愿上那艘船。金人已经从外岛运来一些水手，到船上当船员。”他轻声笑笑：

“就连他们，有些一看见那艘船就溜之大吉——而那些人平常都是大家口中的蠢蛋。行不通的，只要波塞冬在底下巡游，它就会沉下去。”

“你说的金人是谁？”

老人显得十分惊讶：“我以为即使是埃及人也听过赫利卡昂的名声。”

“我好像听过那个名字，他是海上的战士吧？好像杀过迈锡尼的海盗？”

老人似乎满意了：“没错，他是个伟大的战士。”

“为什么大家叫他金人？”

“他的运气好得有点诡异，每次出外探险都会带回财宝，不过我认为等那艘大怪船沉了以后，他的名号就会改了。”他沉默一会，“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得趁着顺风出海。言归正传，你要找一艘船。”

“你有什么建议，朋友？”

“我知道有个商人有一艘二十桨的桨帆战船‘密立昂号’，后天要开往特洛伊。他还缺人手，你给我十个铜环，我就替你引荐。”

“我没有十个铜环。”

“你出海一趟会赚到二十个铜环，签约时先付一半。把那一半给我，我就告诉他你是个厉害的桨手。”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你骗人。”

老人耸耸肩：“到时候你已经在海上了，而且商人还在陆地上。等你回来就已经是个厉害的桨手了，没人敢说你是生手。”

革舜听说过特洛伊这个地方，那儿有金黄色的高大城墙和高耸的塔楼。据说一百年前英雄赫拉克勒斯在那儿打过仗。“你去过特洛伊吗？”他问老人。

“很多次。”

“听说那里很漂亮。”

“没错，看起来很漂亮，不过也很昂贵。妓女都穿戴黄金，如果有人家里没养个上百匹马，就算穷人了。在特洛伊，黄铜环还买不起一杯水。不过来回途中还会停靠许多地方，小伙子。其中有个地方叫米利都，倒挺适合水手去的。只要一个铜环，大奶子妓女连灵魂都可以卖你——虽然你要的不是她们的灵魂。而且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风景可以欣赏，包你跑这一趟绝不会白费，小伙子。”

那天稍晚，在老水手帮他找到“密立昂号”的工作后，革舜信步走到海边看那艘船。他对这类船一无所知，但即使毫无经验，就他看来船身吃水也似乎过深了些。一个秃顶、留着两撇黑胡子的大块头走近他身边。“想找工作吗？”他问。

“不是，我后天就要搭‘密立昂号’出海了。”

“那艘船载太多货，而且暴风雨就要来了。”大块头说，“在桨帆战船上干过活吗？”

革舜摇头。

“好船——只要船长维持船只整洁，清掉藤壶，还有船员都训练有素。这些优点‘密立昂号’都不具备。”那人细细端详他，“你应该跟我一起出海，上‘克珊托斯号’。”

“那艘死亡船？不必了。”

秃头男子脸一沉：“算了，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埃及人。希望你到头来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天际再次响起轰然的雷声，风势再度转强。革舜小心翼翼地转过身趴着，抓住浮木的边缘。

睡着必死无疑。



第一部

大绿海



第一章 翼之穴

那十二名男子穿着及踝的黑色羊毛披风，默默站在洞口。他们不说话也不动。初秋的风异常地清冷，但他们没向掌心哈热气。月光映照在他们的青铜胸甲和白羽头盔上，照耀在他们的浮雕护腕甲和护胫甲上，也照在腰间收入剑鞘的短剑与剑柄上。然而尽管冰冷的金属紧贴着温热的躯体，他们并未颤抖。

入夜后变得愈发寒冷，将近午夜时还下起雨来。冰雹打落，敲得他们身上的盔甲乒乓作响，但他们依然纹丝不动。

跟着又来了个战士，高大却驼背，披风在劲风中翻飞不已。他也是一身甲冑，不过他的胸甲镶着金银，一如他穿戴的头盔与护胫甲。

“他在里面吗？”他问，声音低沉。

“是的，王上。”其中一个高大宽肩、眼窝深陷、灰色眼珠的人回答，“等众神说话时，他会召唤我们。”“那么我们等吧。”阿伽门农回答。

雨势渐息，国王的黑眼扫视他的手下，然后往翼之穴里瞧。洞穴深处的岩壁上火光摇曳，即使在这儿都闻得到“先知之火”传出的刺鼻醉人烟味。就在他的注视下，火光暗了下来。

他不习惯等待，怒气冲了上来，但仍勉强压住。即使贵为一国之

君，在众神面前也得谦卑低头。

每隔四年，迈锡尼国王和十二名随从都得来聆听神谕。上次阿伽门农站在这儿时，才刚安葬父亲并展开自己的统治生涯。当时他很紧张，但现在的心情更甚于以往，因为他初次听到的预言都应验了。他变得更加富裕，他的妻子帮他生了三个健康的孩子，虽然都是女儿。迈锡尼的军队无往不利，一位英雄因此陨落。

阿伽门农也记得八年前他父亲来到翼之穴，返家时面如死灰。他不肯说出最后的预言，但他的十二名随从之一把预言告诉了他妻子，于是话便传了开来。先知最后的结论是：“永别了，阿特柔斯王，你不会再踏足翼之穴。”

这位骁勇善战的国王死于先知下次召见的一星期前。

穿着一身黑衣的女人踏出洞外，头上罩着一层薄纱。她没说话，只是向等待的人招招手。阿伽门农深吸一口气，率领手下入内。

入口十分狭窄，他们脱下羽毛头盔，跟在女人后面鱼贯踏入，最后总算抵达先知之火的余烬之处。空气中仍悬浮着烟雾，阿伽门农吸气时觉得自己心跳加速。色彩变得更为鲜明，微弱的声响，皮革的摩擦声、凉鞋踩在岩地转换重心的声音，都变得更为巨大，几乎令人胆战心惊。

这仪式已有数百年历史，以一种古老的信仰为根基，相信祭司唯有在临死前才能与众神彻底融为一体。因此每隔四年就有一人被中选，必须为国王赴死。

阿伽门农连口大气也不敢喘，低头俯视躺在草垫上的清瘦老者。在火光照耀下，他的脸显得苍白，双睛睁大，眼神呆滞。毒芹子已经开始发挥麻痹的效果，几分钟之内他就会死。

阿伽门农静候着。

“天空中有火。”祭司说，“像山一样的大水碰到云端。当心那匹

大马，阿伽门农王。”老人的身体往后一软，蹲在他旁边的黑衣女人把他搀起来，扶住他羸弱的身体。

“别跟我打谜语。”阿伽门农说，“王国的运势如何？迈锡尼的国力怎样？”祭司的眼睛顿时冒出火气，阿伽门农看出其中的愤怒。然后火焰消失了，老者淡淡一笑：“噢，王上，那就遵照您的旨意。我原本要给您整个真相之林，无奈您只想要一片叶子。很好，下回你走过这条石廊时，您的势力依然强盛。届时已生下一子。”然后他喃喃对妇人说了些话，那妇人便把一只盛着水的杯子端到他唇边。

“我将面临什么危险？”阿伽门农问。

老祭司身躯一阵抽搐，大叫一声。然后他松懈下来，定定注视着国王。“统治者随时都面临危险，阿伽门农王。不够强大，就很容易被击倒；不够睿智，就很容易被推翻。每个季节都可能种下厄运的种子，无需阳光或雨水便可发芽成长。你派过一个英雄去解决一个小威胁，从此便种下了种子。如今种子发芽了，从土地里会长出刀剑。”

“你说的是阿勒克特昂。他是我的朋友。”

“他不是任何人的朋友！他是个滥杀无辜的人，根本不顾警告。他只信任自己的狡猾、残酷和力量。可悲的瞎了眼的阿勒克特昂，如今他知道自己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果了。高傲令他摔了一大跤，因为没有人是打不倒的。神要毁灭一个人，会先让他们变得高傲。”

“你还看到什么？”阿伽门农说，“快说！你就快死了。”

“我不怕死，刀剑之王，血腥之王，掠夺之王。阿伽门农，你会永远活在世人的心中。当你父亲的名号已被尘土淹没，随岁月之风飘散而去，你的名字依然会常挂在人们嘴边。当你的子嗣消逝于记忆的长流，所有的王国灰飞烟灭，你的名字依然会在世间回荡不已。这就是我看到的。”

“这才比较像话。”国王说，“还有什么？快说，你的时间很有

限。说出一个名字，告诉我未来将面临的最大危机。”

“您只想要一个名字？人……还真是奇怪。你本来可以问我……解答的，阿伽门农。”老者的声音转弱，变得模糊。红芹子的毒性已达到他脑部。

“告诉我名字，我自己会知道解答。”

老者眼中又冒出怒火，压住步步进逼的毒性。当他开口说话时，声音清楚了些。“以前阿勒克特昂问我要一个名字，当时我只是个普通的预言家，不像现在得到众神的助力，有了垂死者的先知智慧。我给了他一个名字，金人赫利卡昂。结果他做了什么……这个愚昧无知的人？他出海搜寻赫利卡昂，自己种下厄运的因。现在你要一个名字，阿伽门农王，还是同一个名字，赫利卡昂。”老祭司合上眼，周遭立刻沉寂下来。“赫利卡昂是我的威胁？”国王问。

垂死的祭司又说话了：“我看见人像蜡烛一样燃烧，还有……一艘火烧船。我看见一个无头的男子……和一股巨大的愤怒。我看见……我看见许许多多的船，像一大群鸟一样。我看见战争，阿伽门农，漫长可怕的战争，还有许多英雄死去。”他发出一声令人战栗的呐喊，便颓然倒在戴面纱的妇人的臂弯里。

“他死了吗？”阿伽门农问。

妇人摸摸他的脉搏，然后点头。阿伽门农咒骂了一句。

一个魁梧的战士在他旁边动了动，金黄的头发在灯火下近乎白色。“他提到一匹大马，大王。赫利卡昂船上的帆都画上了后脚直立的黑马图案。”

阿伽门农仍沉默不语。赫利卡昂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亲戚，而阿伽门农和特洛伊签有同盟协议，他和东岸几乎所有的贸易国都签有这类协议。他一方面遵守这些协议，另一方面又资助迈锡尼的桨帆战船